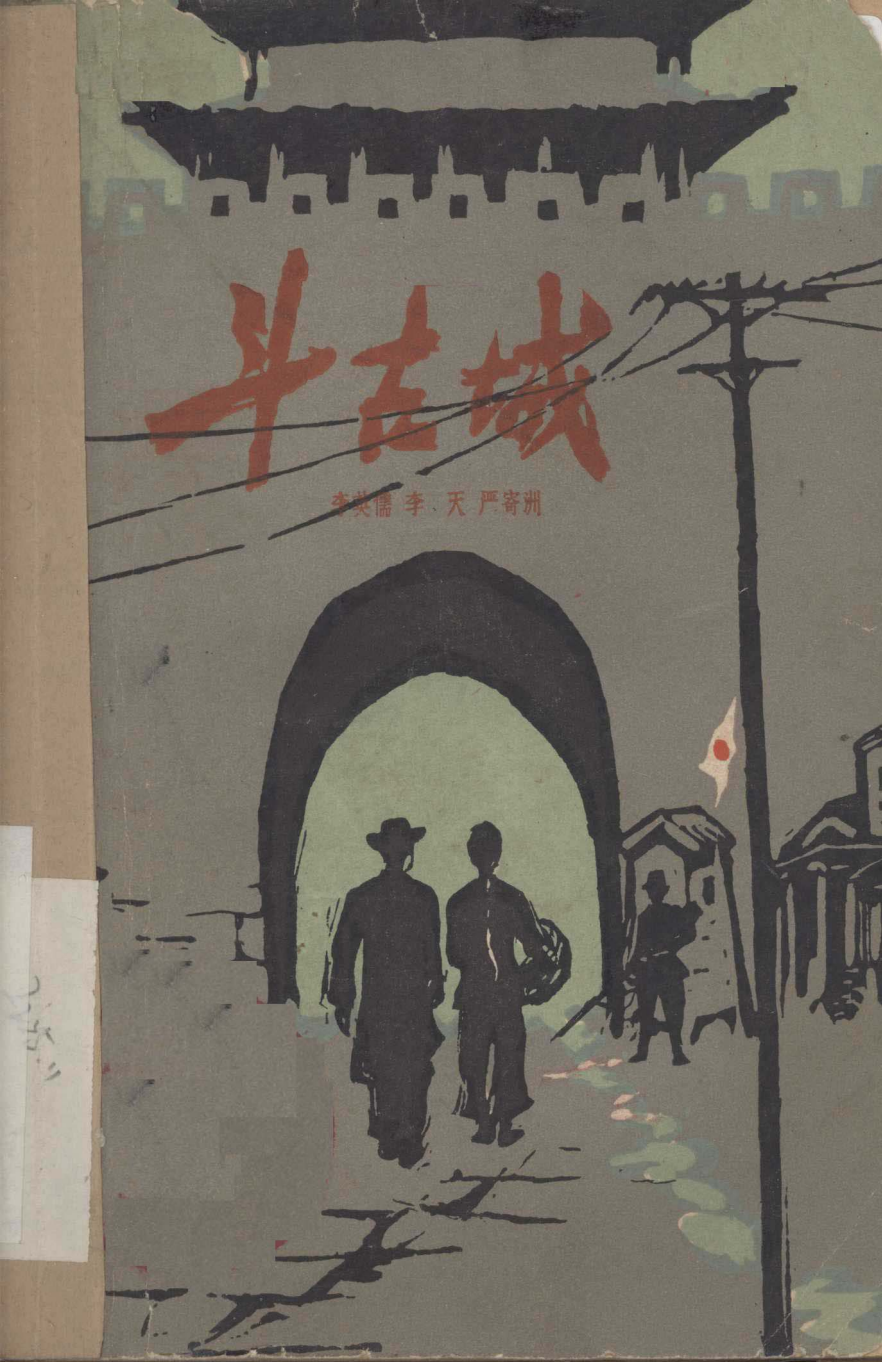


斗古城

李英儒 李天 严寄洲



斗 古 城

李英儒、李 天、严寄洲著

群 众 出 版 社

1962 年 12 月

內容介紹

这个电影文学剧本，是根据李英儒同志的著名长篇小说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改编的。

它通过楊曉冬潜入日寇統治的一个北方的古城，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、尖锐复杂的斗争，生动地刻画了地下工作者楊曉冬的机智勇敢、沉着老练，楊母和金环的威武不屈，凜然就义，銀环、韓燕来、小燕的赤心为党临危不惧的坚强性格；同时，也刻画了日伪軍司令高大成、日伪特务队长兰毛的丑恶嘴臉；鞭撻了叛徒高自萍，为了保全自己，而不惜出卖自己的同志和领导，淪为日伪走狗的可耻行徑。

第一章

冬夜，云雾低垂，大地沉寂。平原上一片萧瑟的景象。

土坡上，膘壮的武工队梁队长趴在枯草丛中，露出头来，黑夜里只见他那双炯炯发亮的眼睛，警惕地向前张望。

一道深沟，沟边矗立着高大的炮楼。一条横路朝着炮楼两翼伸展，路上埋着等距离的木桩，数不清的马灯封锁了横路。雾气弥漫中，灯光象是浮在水面上，远处不时传来隆隆的火车声和呜呜的长笛声。

梁队长举枪瞄准……

“叭！叭！叭！”一盏盏马灯被打得粉碎。

炮楼里顿时骚动起来。

梁队长提高嗓门喊：“浑小子们听着！现在是抗战第六个年头啦，你们还给鬼子做看门狗呀！”

炮楼里传来声音：“你是梁队长吗？”

梁队长：“……正是他老人家，告诉你们，今晚，我们武工队在这里活动，谁要捣乱，伸胳膊的打成缺手，探腿的打成瘸子，看！”叭地一枪，打灭了炮楼里的汽灯。

炮楼里霎时寂然无声。

梁队长敏捷地站起来，走到一片稀疏的小树林里。

树林里站着一男一女，在他们不远处，尚有几个放警戒

的武工隊員。

梁隊長對準備過路的男女二人說：“楊政委，金環同志，走吧！”

楊曉冬兩人和梁隊長分手，離開了小樹林，隱沒在夜霧之中。

天色漸漸明亮了。一條公路遠遠地伸向古城，影影綽綽，可以望見古城崢嶸觸目的城樓；煙囪林立，房屋毗連，隱約的瀰漫着一層渾濁的霧氣。

公路上，行駛着幾輛大車，響着清脆的馬蹄聲。還有一些進城販賣蔬菜的農民，挑着担子急急忙忙地向古城走去。

金環與楊曉冬並肩走着。金環灑脫幹練，邁着矯健的腳步，眉宇間流露出潑辣和傲氣，挎着一籃黃澄澄的柿子；楊曉冬中等身材，風度瀟灑，兩眼深沉機警，他穿着長袍，時而不習慣地整整衣襟。

金環：“楊政委，你聽我說，比政治，我服從你的領導，登門上府，你可得聽我的。”

楊曉冬看了她一眼，微笑着沒有作聲。

高聳突兀的城樓。上面垂懸着一面日本旗，無力地搭拉着。

城門口兩旁，站着數名偽軍和男女警察，對出入行人挨個盤問檢查。

金環對楊曉冬低聲說了几句什麼，便走向城門口。

金環掏出“良民證”，站崗的偽軍沒看，却盯着籃子裡的柿子，裂着咀巴，伸手拿了一個：“咱們米西一個！”

金环一把拉住伪軍的衣袖，嚷道：“怎么？青天白日的犯搶啦！”

一个扁臉伪軍走来，飞起一脚，把一籃柿子踢落了一半：“嚷什么，这是看得起你。”撿起一个就啃。

楊曉冬这时向城門口走来。

金环朝着楊曉冬，有意識地提高嗓門：“你們吃官面的，給評評理，他們穿着老虎皮，在城門口劫道！”

楊曉冬不屑地：“弟兄們辛辛苦苦，吃两个柿子算得了什么，走吧，走吧！”

金环边撿地上的柿子，咀里咕咕嚙嚙的，楊曉冬徑自进了城門，金环也随之进了城。

伪軍啃着柿子相視而笑。

大街上，滿目蕭条，箭楼上悬着“完成大圣战，建立共荣圈”、“强化治安运动”的大标語，到处是大学眼药、仁丹等中日文的广告和招貼画。

街上除了游蕩着衣帽不整的伪軍人員外，行人稀少。

日軍的摩托車急駛而过。

金环領着楊曉冬急忙撇开大街，穿入沿街胡同。

金环和楊曉冬来到一条狹街，这里象是一个小菜市，一些妇女，也有一些穿和服的日本女人在买菜。

金环指着街边的同春楼飯庄，示意他到那里去，楊曉冬点了点头，便进飯庄去了。

金环見他进了飯庄，她就朝斜对面的一座市立医院走去。医院門口，停着三輪車和人力車，摆着卖小吃的攤子。

金环走进医院，沿着走廊，到了取药处。那里断續有人取药，透过小窗户，看見里边有个女护士正低头配药，雪白的帽子，罩住她烏黑的头发，由于来回走动，一时看不清她的臉面。

金环見窗口无人时，才走近說了一声：“取药！”

女护士驀地抬头。她几乎跟金环长得一模一样，不过她比金环更俊秀而年輕，而且沒有金环的那种傲气，一双晶莹圓大的眼睛，聰穎机灵，給人一种恬靜、端雅和抑郁之感。她看見金环，一陣心酸，声音颤抖地喊了一声：“姐姐！”她的眼睛一紅，泪水几乎要落下来。

金环看不慣妹妹的脆弱劲儿，但又爱怜地：“別哭呀！”

銀环嗚咽地：“可把我盼坏了。”

金环：“老家来人啦！”

銀环的眼前好象亮了一下，忙問：“真的？”

金环：“假不了，我这就回去啦，人可交給你啦。”向外做个手势：“在老地方！”

銀环嗯了一声，目送金环离去，她連忙脫下白罩衣……

銀环走出医院大門，对着門口一个約摸十五六岁的卖油饅子的小姑娘喊了一声：“小燕！”小燕走过来，銀环对她附耳說了几句話，小燕点了点头，銀环便越过街道，进了同春楼飯庄。

同春楼的楼上，临街的雅座，桌上摆着几碟小菜和两副碗筷，楊曉冬坐着，时而望望楼下的小街。

門帘掀起，銀环走了进来。

楊曉冬迷惘地望着她。

銀环：“你是楊先生？”

楊曉冬点头，因見她与金环酷似，疑惑地望着她。

銀环拘謹地一笑：“我是銀环。”

楊曉冬釋然：“呵……”

狹街上，日軍的摩托車疾駛而过。

小燕見摩托車走远了，手提竹籃，一面用那双机灵的大眼注意着行人，一面叫卖：“餛飩子，新炸的餛飩子……”

同春樓雅座。

銀环低头啜泣，极力忍住不发出声来。

楊曉冬沉痛地：“……組織被破坏了，許多同志牺牲了，可是我們沒有权利把工作停頓下来。”

銀环擦着眼泪，微微抬了抬头。

楊曉冬：“目前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苏联紅軍已經开始了全面的大反攻，我們抗战胜利的日子更加接近，但是敌人越到这种时候，越会更頑固地作垂死掙扎，加上蔣介石的投降政策，使得我們的斗争也会更残酷。”

銀环受到了鼓舞，情緒漸漸兴奋起来。

楊曉冬：“上次送的材料，我和肖部长研究过，很有价值；关敬陶虽然在治安軍里当团长，但从他的行动看来，值得重視。”停了一停，問銀环：“上层关系的情况怎样？”

銀环：“还有一个高自萍，他是治安軍司令高大成的远房侄子，不是党员，工作倒还积极。”

楊曉冬稍停：“最近日本从华北抽調大批部队到太平洋

去，这里的敌人就不得不依靠伪军作战。上级这次派我进来，要我们加强对治安军的瓦解工作，配合根据地作战！”

楊曉冬坐在三輪車上。三輪車來到一座小三合院門口停了下來。

楊曉冬看了看門牌，下車迈步跨進院門，那蹬三輪的青年尾隨在後。

楊曉冬回頭對他說：“沒事啦，你回去吧！”

那青年：“這就是我家。”

楊曉冬：“你就是韓燕來？”

韓燕來笑着點了點頭，兩人進了院門。

昏黃的電燈光，照着簡陋的小屋。

楊曉冬和韓燕來在火爐旁取暖，火爐上架着的水壺，正嘩嘩地冒着熱氣。

韓燕來：“住在這院里你只管放心，不會出事，東屋住着周大伯，是我爹生前的好朋友，爹媽死后，他看我兄妹可憐，就把那輛三輪讓給了我，他自個兒種菜園，賣菜！”

楊曉冬：“房東呢？”

韓燕來：“房東苗先生，是個混官面的，人還老實。”

大門吱呀響了一聲。

楊曉冬走到窗前，掀開一隙窗簾向外觀望。

……只見院子里身材瘦小的苗先生，脖子縮在圍巾里，手里拎着酒瓶，和一個身板粗實挑着大筐的周大伯先後進來，周大伯卸下菜筐，苗先生比划着對他說什麼……

屋里，韓燕來指着窗外：“拎酒瓶的就是苗先生，挑菜

筐的是周大伯。”

楊曉冬微微點頭。

韓燕來：“瞧，又殺棋去啦，一對棋迷！”

透過窗玻璃，只見院里苗太太站在北屋門口，掀起布帘，讓苗先生和周大伯進去。

楊曉冬放下窗簾走回來。

韓燕來：“住在我家可就得受罪，連個囫圇鋪蓋都沒有。”

楊曉冬：“沒什麼。”說着環顧屋內。

屋內，陳舊的家什，炕上卷着兩床破被褥。

韓燕來：“唉！這哪叫生活呢，一天吃不飽三頓飯，一年混的衣服裹不住身，再加上鬼子、漢奸、特務、狗腿，多的賽過臭蟲跳蚤，沒有一天安生日子過！”

隨着門響，銀環和小燕進來，小燕雙手抱着一床潔淨的棉被。

韓燕來：“小燕，你哪兒弄來的被子？”

小燕：“哥，銀環姐說俺們家鋪蓋少，把她的拿來啦。”

楊曉冬感嘆地對銀環：“何必呢？”

銀環解着頭巾：“我有富裕的。”

楊曉冬：“鋪蓋倒還在其次，戶口，證件，麻煩事可多着哩！”

銀環聽罷對韓燕來說：“燕來，你明兒就去報戶口，證件由我想辦法。”

苗家院北屋。靠牆的桌上擺設着座鐘、瓷瓶，壁上貼着四季條屏。陽光從玻璃窗格間照射進來，屋內顯得分外明亮。

周大伯和苗先生正在下棋。周大伯正处于劣势，紧皱着眉头在思考，两眼盯住棋盘。

小燕白了周大伯一眼：“周伯伯，那件事给苗先生说了没有？”

周大伯置若罔闻。

小燕噘着咀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周大伯：“我的马给别住啦？”

小燕生气地：“看你……”

苗先生得意地望着棋局，翻起眼睛从老花镜上望着小燕：“小燕，不就是你杨表叔的户口事儿，好办，明儿我给联保所里讲一下，走！”

小燕接着问道：“住哪儿？”

炕上苗太太放下针线活，插咀说：“就是住的有困难，西跨间那屋哩，打鼓儿的说过要住！”说着瞧了瞧丈夫。

苗先生没理她，催着周大伯：“走呀！”

小燕就近苗太太：“苗太太呀，俺杨叔叔书理儿深，保管跟苗先生合得来。”

周大伯突然想出了一个绝招，将棋子逼进一步，说声：“将！”

苗先生神色紧张失声叫道：“不好！”紧盯着棋局，脑门鼓起青筋。

周大伯舒眉笑眼，甜丝丝地巴嗒着旱烟袋。

这时，杨晓冬掀帘进来，向屋里人打了招呼。

苗太太挪动了一下身子：“请坐，杨先生。”

杨晓冬走近桌旁，观看了一下棋势，帮苗先生出了一着棋：“垫炮杀马，不战而和。”

苗先生一擦額上的冷汗，摘下老花鏡說聲：“高！”

小燕：“楊叔叔住在咱院，下棋又多了一把手，苗先生滿肚子文章，就有地方施展啦！”

苗先生站起身，對楊曉冬說：“嘿嘿！我就是歡喜讀書人哪，我看楊先生就住咱院西跨間吧！”

清晨。寧靜的小街，街上有賣菜的小販和小吃攤，小販挑着担子走过。

銀環走到一座比較闊氣的住宅前，門側寫有“高宅”二字，大門虛掩着。銀環推門進去。

走廊下，一個臉頰瘦削的青年，一手握着電話機的話筒，另一手拿着一張大紅請帖，正在打電話：“是……我是高自萍，請帖收到啦，好，我一定去！”他挂上電話，轉身瞥見銀環，緊張而又急切地：“你來得正好！”

高自萍把銀環引進臥室。

高自萍的臥室，布置得雖然漂亮，却令人覺得有些俗氣。

高自萍給銀環倒了一杯水：“高大成提升了警備司令，今天擺宴請客。”

銀環：“哦！”

高自萍：“這幾天你一直沒來，我真擔心，銀環，我有句話早想跟你說，我們一塊工作時間也不算短了，可是連你一個地址也不告訴我，哼！我知道我現在還不是一个黨員，可組織對我高自萍的為人，應該有所了解……”

銀環：“小高，你想到哪兒去了。這是革命工作的紀律！”

高自萍：“我也是為了工作，你看，”他指着請帖，“可以

攜帶女眷，我正想找你一块去。

銀环謝絕地：“他們請客，我就不去了。”

高自萍認真地：“这是跟上层拉关系的好机会，一块去看总有好处。”

銀环：“这回头再說吧，我想跟你說个事！”

高自萍：“什么？”

銀环：“你想办法給弄个合法证件行嗎？”

高自萍：“誰用？”

銀环：“有人用唄。”

高自萍不悅地想說什么，犹豫了一下：“有啦。”他拉开抽屜，从里面找出一枚圓证章交給銀环：“这个证章在城里头还頂用。”

銀环接过圓证章。

楊曉冬从銀环手里接过圓证章。

这是在大觉寺的石阶前，寺下周圍攤販云集，說书的、卖水蘿卜的、算命卜卦的，不一而足，声音嘈杂，話語喧闐。石阶上絡繹不断有香客上下，偶尔还有穿和服的日本女人走过。

銀环低声：“小高还要我跟他一块去。”

楊曉冬：“你看呢？”

銀环搖了搖頭。

楊曉冬一时沒說什么。

两人步下台阶，人群中，一个老汉伸手討乞，被过路的伪軍推了一把，老汉打了个趔趄，眼看要倒下，楊曉冬从旁扶住了老汉，把他搀在旁边。

銀环注視着楊曉冬的举动。

下了寺前台阶。

楊曉冬凝思有頃：“我看可以去一下。”

銀环頷首。

华丽寬敞的大厅。灯火輝煌，烟雾瀰漫。

席間滿坐着形形色色的伪軍政人員，夹杂着花枝招展的女人。高自萍和銀环坐在靠后的席位上。

銀环审視着周圍。

从敌伪人員与女人的嘻笑吵鬧中，有一对夫妇端坐着，男的佩着上校軍銜，正襟危坐，頗有軍人氣概，女的端正恬靜。两人的臉色都表现出淡漠的神情，与周圍气氛截然不同。

高自萍見銀环正在望着那对夫妻，低声介紹：“关敬陶，女的是他的老婆小桃！”

銀环默默地望着关敬陶。

一个少校軍官走过去和关敬陶夫妇招呼：“关团长，关太太！”

銀环正注視他們說話間，忽然有人大声喊道：“高司令到！”

全場一楞。紧接着一陣破鑼似的哈哈大笑声。

几个穿着呢服的伪軍官，簇拥着黑臉盘、大咀岔的高大成，从休息室出来，席間的人参差起立，高大成昂首闊步走到首席位置，向全場扫視一周，然后高声說：“大日本皇軍看得起咱，要我兼任警备司令，俺，借这个高兴的日子，我跟弟兄們說几句知心話。”他停了一下突然喊：“民国二十七年跟我一块干皇协軍的举手！”

有七八个伪軍官举起了手。

高大成得意地：“呃！都是两杠三花当上校啦！民国二十九年的举手！”

更多的伪軍官举起了手。

高大成故作惊讶：“好小子，頂小的也当連长啦。連长，連长，半个皇上，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众人也跟着笑了起来。

关敬陶看不慣这种場面，面呈鄙夷神色。小桃輕輕碰了他一下，用祈求和忠告的眼光望着他。关敬陶强抑住感情，勉强地坐着。

这一动作被銀环冷眼看得清楚。

高大成拍着胸脯：“瞧，我高大成的良心在这里，沒叫狗吃婁，一句話，要升官、发财，就得好好抱着我的粗腿！”

众伪軍官挤眉弄眼，喜形于色。

高大成捏着酒杯：“兰队长，大家斟滿沒有？”

身軀干癟的特务队长兰毛应声：“滿啦！”

高大成举杯：“来！先干他娘一杯！”

众伪軍官举着酒杯，紛紛上前。

高自萍举着酒杯，想挤上前去，被伪軍官們擋住，沒有挤上。

高成正一一碰杯时，兰毛在他耳边說了一句什么，高大成急忙将酒杯放下，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：“立正！”

全場頓時惊起，鴉雀无声，垂手肃立。

从外面走进一个粗矮的神气傲然的日本軍人。

高自萍低声对銀环：“多田总顧問。”

多田走到席前，环視全場，然后拿起酒杯：“讓我們一

起祝賀高司令榮升！”（日語）

全場齊呼：“哈啖！”

苗家院西跨間。室內簡潔，除了床鋪，桌凳以外，別無他物。

楊曉冬一面往火爐里加添煤球，一面听銀環汇报。

銀環：“……总起来說，关敬陶給我的印象就是这样。”

楊曉冬放下煤鏟，到木盆里洗手。他深思少頃：“嗯！肖部长的估計很对，关敬陶这个人，有条件爭取。”

銀環遞給他手巾：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楊曉冬擦着湿手：“現在城里除了极少数日本鬼子，大部分是高大成的治安軍，而高大成那几个团，真正能打几下的，还屬关敬陶，只要我們把关团的工作做好，那就可以給整个治安軍一个狠狠的打击。”

銀環兴奋地：“对！”

楊曉冬：“至于高自萍想拉高大成的关系，我看現在还没有什么基础，不过这条綫也不要弄掉了，我們的工作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。”

銀環点头表示同意。

楊曉冬望着銀環說：“下层的工作，必須加强，我看，設法让燕来到治安軍里去。”

銀環站起身：“对，这倒好办。”

楊曉冬坐下来，取出一張玻璃紙，写了一陣，又掏出鋼笔，擰开尾部，把紙卷塞入，給銀環看了看，然后又擰回，說：“这是給肖部长的报告，今天你送出去。”說完小心地把鋼笔交給銀環。

外面傳來警車聲。

兩人站着傾聽動靜。

韓燕來走進來，小聲地：“過去啦！”

銀環：“我走了。”

楊曉冬替她搭上圍巾：“路上要小心。”

傍晚。落山的太陽向天空拋下絢麗的晚霞。

一條寧靜的田野小道，通向遠處的村莊。銀環一身村姑打扮，心情歡悅，腳步輕快，在小道上走着。霞光映照着她興奮的彤紅的面龐。她手搭涼棚向前了望，望見遠處一馬平川上那些圖畫般的村莊，她加快了腳步。

暮色蒼茫，炊煙裊起。

銀環來到一個小村莊，她向四處打量一番之後，徑直向一家有槐樹的小院走去。

環銀推開柵欄，迎面屋子的小窗戶透出淡弱的燈光。她走到門前，輕輕地先敲三下，稍停，又敲兩下。見沒動靜，又重複着敲了一次。

門開了，楊母探出頭來，打量了銀環一番，然後輕聲說：“進來吧！”接她進屋去，把門关上。

銀環進了屋，拍打完身上的塵砂，摘下鋼筆，取出小紙條交給楊母：“這是給肖部長的信。”

楊母接過信：“噢，是給老肖的。”

銀環：“大娘和肖部長認識？”

楊母：“他跟俺冬兒是同學，一塊搞地下工作。”她重新打量了銀環一下，滿心喜悅地：“我說呢，燈花放亮，心說准